

世界遗产的旅游效应及其对遗产保护的影响

——来自中国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经验证据

林玉虾, 林璧属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世界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之间关系的衡量,关键在于遗产的人数效应和收入效应,然而,鲜有学者分析和比较这两者的差异,以及其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影响上的异同。本文以中国大陆各省市为例,采用1999—2014年共1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世界遗产对旅游的影响,主要发现:①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人数的影响略低于其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但对入境旅游的人数效应显著高于其收入效应。从其对旅游的整体影响来看,世界遗产的总人数效应略高于世界遗产的总收入效应。②将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收入效应较高,而自然遗产的人数效应较强。③进一步分析发现,不管是总世界遗产、文化遗产或是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的人数效应高于其对国内旅游的人数效应,而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的收入效应低于其对国内旅游的收入效应。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和价值效应在影响效力上有所不同,同时,对遗产客源结构、产品调整及遗产保护等均存在一定的启示,本文结合研究结果对此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世界遗产;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市场差异;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7)09—0133—16

一、引言

近年来,遗产旅游成为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高的旅游类型之一,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发展和重建的主要力量(Alzua等,1998)。遗产与文化在当代旅游产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旅游产业中(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重要的吸引物。遗产和文化旅游允许旅游目的地或者地区实现下列四个目标:扩展消费者基础、产品供给多元化、延长旅游者的停留时间、降低旅游的季节性(Patuelli等,2013)。基于以上原因,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积极地申请世界遗产(Patuelli等,2013),遗产对旅游的影响也成为区域发展和规划的热点话题(Cuccia等,2016),特别是在近期,世界遗产在促进旅游与经济发展、遗产保护等方面引起大量的关注。1978年至今,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努力之下,世界遗产的规模持续增加。截至2016年7月,全球世界遗产规模已达1052处,突显了世界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遗产地发展旅游是实现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却与世界遗产的规模不相匹配,其研究结果也是备受争议(Cellini,2011;Yang & Lin,2011),迫切需要得到关注。

中国于1985年加入UNESCO组织,凭借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已成功申请数量较为可观的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产数量第二的国家(截至2016年7月,意大利世界遗产数量51处,中国50处),研究中国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作用及其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影响的重要性和价值不言而喻。一方面,遗产地发展旅游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世界遗产标志具有显著的品牌效应,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宣传和促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Ryan & Silvanto,2009),借助世界遗产

收稿日期:2017-07-09

作者简介:林玉虾(1989-),女,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旅游企业管理,E-mail:yuxia.lin@foxmail.com;林璧属(1963-),男,福建德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旅游企业管理与旅游规划,E-mail:bishu123lin@sina.com。
通讯作者:林玉虾。

的品牌效应可以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增加旅游者数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另一方面,世界遗产提名的核心目的是保护珍贵的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必然优先于发展。然而,发展旅游不可避免地对遗产地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随着遗产地游客的增多,世界遗产遭受破坏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遗产地发展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数关注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较少研究世界遗产的收入效应,无法形成世界遗产对旅游的综合影响判断。因此,不论是从促进发展还是遗产保护的视角看,研究中国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势在必行。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仍然存在两个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1)世界遗产提名是否存在显著的旅游带动效应?这一效应在人数和收入方面是否存在差别?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是旅游研究中较为常用的需求指标,但是,关于世界遗产的旅游影响研究大多数采用前者,少有学者关注后者。事实上,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在服务目的和数据收集上都不同。对于旅游企业或者旅游产品供应商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旅游人数,因为游客量直接影响产品的供给量;而当地政府或者旅游投资者更加关心旅游收入,因为旅游收入指标有助于进行旅游投资和管理决策(Song等,2010)。其次,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在数据上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刘汉等,2016),相关利益群体无法仅仅根据单一指标进行决策。最后,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和收入效应是讨论遗产旅游和保护关系状态的重要指标,缺一不可。因此,综合分析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和经济效应显得尤为重要。(2)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旅游发展带动效应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在旅游价值和管理措施中存在一定的差别,那么,遗产旅游与保护的关系在这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中国大陆各省市1999—2014年共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双重视角,综合审视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在旅游影响上的差异,以期更好地把握世界遗产对发展旅游的影响,从而制定更为有效的旅游发展和世界遗产保护策略。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综合比较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总体旅游的影响,为旅游经营者调整产品结构和管理机构,为政府部门制定旅游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本文综合分析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影响,并区分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在影响上的差异,有助于把握遗产旅游与保护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制定世界遗产保护策略。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1. 世界遗产旅游与保护

世界遗产旅游和保护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关于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之间关系的观点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从最开始的冲突观、协调发展观到阶段性变化观。最初,部分学者认为,世界遗产旅游和遗产保护之间存在冲突的关系(Nyaupane,2009;Zhang等,2015)。遗产地申请世界遗产有助于提高遗产的旅游吸引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Buckley,2004;Poria等,2013)。同时,遗产地发展旅游获得的旅游收入是世界遗产保护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Aas等,2005;吴必虎等,2002)。然而,过多的旅游人数将对世界遗产的承受容量施加压力,造成一定的破坏(黄秀琳,2011);过度商业化也成为毁坏世界遗产真实性的主要威胁(梁明珠等,2009;杨效忠、陆林,2006)。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关系较为明显。此后,学者们又提出了旅游是世界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认为通过保护、教育和管理,可实现世界遗产旅游和保护的互相促进(陶伟,2000;闫颖、张广海,2015;张薇、黄黎敏,2009)。后期又有学者提出,世界遗产旅游和保护之间的关系随着旅游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McKercher等,2005;王京传、李天元,2012),例如,McKercher等(2005)指出,旅游与遗产之间可能存在七种关系,分别是否认、不切实际的预期、平行存在、冲突、共同管理、伙伴和交叉目的。通过上述梳理表明,世界遗产旅游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世界遗产发展旅游的优势和劣势的博弈,即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和收入效应为世界遗产带来的利弊之争。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似乎不能给出一个完整的比较。

关于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很少有研究证明申请世界遗产能够有效地提高旅游人数(Ryan & Silvanto,2009)。近期有少量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的影响,但其研究结论仍存在一定的争议(Yang等,2010;Yang & Lin,2011;Cellini,2011)。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是世界遗产对于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Yang等,2010;Buckley,2004;VanBlarcom & Kayahan,2011)。例如

Yang 等(2010)通过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市入境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世界遗产对于国际游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VanBlarcom & Kayahan(2011)以加拿大 Nova Scotia 为例分析世界遗产提名对遗产地旅游人数和旅游相关消费影响,发现世界遗产对当地旅游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Huang 等(2012)利用澳门拥有唯一世界遗产的研究优势分析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世界遗产并不会促进旅游的发展,但对旅游存在强化效应,这种效应对于亚洲游客较为明显;Moy & Phongpanichanan(2014)发现,马六甲申请世界遗产之后国际游客数量得到大量的提升,对马来西亚的中国入境游客进行分析发现,世界遗产对于吸引中国游客具有较高的的重要性。二是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世界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Cellini,2011)。例如,Arezki 等(2009)研究了世界遗产对旅游专业化的影响,进而分析旅游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世界遗产的数量外生于经济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旅游专业化的影响;Cellini(2011)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世界遗产对游客过夜数的影响,并不支持世界遗产对旅游的促进作用;Poria 等(2009)的研究也表明,WHS 的品牌效应较低。另外,Patuelli 等(2013)以意大利国内旅游为例分析世界遗产对旅游流的影响,发现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的综合影响不仅与区域本身世界遗产数量有关,还与周边地区世界遗产的规模有关,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最终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与协同效应的高低。

除此之外,至今似乎没有/鲜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世界遗产的收入效应。但是,世界遗产的收入效应可以在其他主题的研究中得到些许描述性信息,这些信息肯定了世界遗产的收入效应。如,中国九寨沟景区于1992年成功申请世界遗产,该旅游收入在1990年和2002年分别占到当地GDP的6%和88%(于立新、孙根年,2006)。

鉴于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及收入效应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关系衡量上的关键性,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究竟如何,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然而,文献梳理表明,世界遗产在人数效应研究上存在一定的争议性,且在收入效应上缺乏相应的定量研究。那么,理清世界遗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Ryan & Silvanto,2014)。因此,本文拟从旅游人数、旅游收入两方面入手,以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为例,分析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旅游发展的作用。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对世界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影响的差异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例如,Yang 等(2010)研究世界遗产对中国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发现文化遗产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比自然遗产高,而Su & Lin(2014)以66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一差异表明,有必要区分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对旅游发展影响的差异。因此,本文在分析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影响上的差异。

2. 影响机制

(1)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的带动作用。作为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遗产的标签,世界遗产是国际公认的、高品质遗产资源的象征,具有显著的品牌效应。例如,吴开军(2016)研究了中国省域旅游目的地品牌竞争力,更是指出世界遗产是世界级的旅游品牌,对于提高目的地的品牌影响力相当重要。世界遗产提名前后的关键区别在于“世界遗产”标签(Ryan & Silvanto,2009,2014)。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世界遗产的标签为潜在旅游者识别有价值的旅游目的地提供了一个国际公认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入境游客(Li 等,2008)。不少国家和地区更是借助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加强旅游目的地的促销和宣传,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从而扩大遗产地的潜在旅游市场辐射圈,促进旅游人数的增长。世界遗产对潜在旅游市场的辐射范围包括横向和纵向,横向辐射体现为:遗产地知名度的提升,促进潜在旅游市场在地理层面的扩展;纵向辐射体现为:世界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的品质象征,提高了对不同群体的吸引力,扩大遗产地的潜在旅游群体范围。如Shackley(2006)所言,世界遗产的标签能够扩大遗产地的潜在客户群体范围,增强对高消费群体的吸引力。

(2)世界遗产对旅游收入的促进作用。世界遗产对旅游收入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品牌效应带动人数增长,人数增长意味着旅游收入增长(van der Borg 等,1996),如前文所述,世界遗产提名有助于提高遗产地的国际知名度,扩大潜在旅游市场圈,从而提升旅游总收入;二是品质标签提高人均消费,促进旅游总收入增长。世界遗产对人均消费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门票经济和周边产业经济实现。一方面,世界遗产的申请要求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遗产维护费用;另一方面,世界遗产提名常常导致过量的游客规模。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原因,遗产地相关部门通常会考虑通过提升门票价格来获得

世界遗产的维护资金,同时,达到控制游客流量的目的。但门票的价格效应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效果不明显(石惠春、杨二俊,2007)。同时,由于世界遗产的价值标签效应,游客也更加认可遗产资源的价值,可支付意愿亦随之提高(Kim等,2007;石惠春、杨二俊,2007)。另外,世界遗产有助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形成,增加旅游收入(Smith,2002)。世界遗产的标签打开了遗产地的旅游需求,促进旅游周边产品的发展,进而延伸遗产地旅游产业,促进旅游产品多元化,提升人均旅游消费。综合上述分析,本文预期世界遗产对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存在显著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旅游吸引力存在差异,它们对旅游影响的差异也是值得研究的。

三、模型与数据

1.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模型对世界遗产的作用进行分析,其中, Y 代表因变量, X 代表控制变量, $WHSC$ 代表世界遗产的总量, α 和 ε 分别代表个体效应及随机误差项。

$$Y_{it} = \alpha_i + \beta X_{it} + \delta WHSC_{it} + \varepsilon_{it}$$

本文通过两个旅游需求指标,比较世界遗产对总体旅游、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影响,共包括三组因变量:第一组因变量为旅游总需求变量($TOTAL$),包括旅游总人次($ARRIVAL$)和旅游总收入($TINCOME$);第二组因变量为入境旅游需求变量($INBOUND$),包括入境旅游人次(INB)和入境旅游收入($RECEIPT$);第三组因变量为国内旅游需求变量($DOMESTIC$),包括国内旅游人次(DOP)和国内旅游收入($DORE$)。

核心解释变量 $WHSC$ 代表各省份世界遗产的拥有量,其中, $CULC$ 和 $NATC$ 分别代表各省份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拥有量。本文还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且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在需求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应该有所区别。

对于入境旅游需求而言,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特征对入境旅游需求均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未对入境旅游客源地进行详细区分,重点关注目的地特征对旅游需求的影响。解释变量 GDP 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GDP$)^①,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Kim等,2016;Turner & Witt,2001)。交通对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 $ROAD$ 为地区高速公路的长度,衡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张广海、赵金金,2015;林玉虾等,2016)。变量 FDI 为外商投资总额,考虑到商务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需求,加入 FDI 变量有助于更好地解释旅游需求的变动(Lim,1997;Yang等,2010)。汇率 $EXCH$ 衡量入境旅游市场中,国内旅游产品的相对市场价格。汇率越高,人民币价值越低,相应的国内旅游产品价格越便宜。因此,汇率 $EXCH$ 用于衡量相对价格变动对入境旅游市场需求的影响(Song等,2010;Wang,2009)。旅游的发展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冲击,通过加入2003年和2008年的虚拟变量,衡量2003年 $SARS$ 及2008年经济危机 $CRISIS$ 对旅游需求的影响(Kim等,2016;Page等,2012)。

对于国内旅游需求而言,目的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和客源地的出游潜力均对国内旅游需求存在重要的影响。经济收入是影响居民出游的关键因素(何琼峰,2011),而 GDP 是常用的客源地收入水平的替代指标(陶伟、倪明,2010),也被作为客源地旅游市场潜力的替代指标(Patuelli等,2013)。因此, GDP 水平越高,潜在旅游市场规模越大,出游潜力越高。本文采用各省份实际 GDP ($RGDP$)代表该省份居民的收入水平,衡量其对旅游需求的影响。随着国内汽车拥有量的提高和汽车消费的大众化,汽车使用的普及推动了自驾游的蓬勃发展。汽车促使人的流动性提高(于海波、吴必虎,2011),同时,也彻底改变了20世纪旅游习惯(Hugill,1985)。因此,地区私家车拥有量可以相对有效地说明当地居民出游行为的改变,用于捕捉自驾游潜在规模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份汽车拥有量(CAR)来衡量客源地居民的流动性,及其对旅游需求的影响。同样,本文考虑交通基础设施($ROAD$)和住宿设施($HOTEL$)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国内旅游需求的影响。变量 CPI 衡量国内各个省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用于测量物价变动对旅游需求的影响,衡量旅游需求的价格效应(Naude & Saayman,2005)。汇率变动可以通过进出口结构、消费物价指数、劳动力就业和财富效应四个方面影响居民消费(毛中根、段军山,2011)。李颖、高建刚(2016)对人民币汇率、城乡收入

^①采用1999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差距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促进了国内居民消费,对文教娱乐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收入分配因素强化了城镇居民对服务消费的支出。显然,国内居民的旅游需求也必然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故本文采用变量 *EXCH* 指代人民币汇率,用于衡量汇率变动对国内旅游需求的影响,并预期变量 *EXCH* 与国内旅游之间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国内旅游需求模型中也加入了变量 *SARS* 和 *CRISIS*,用于测量重大事件对国内旅游的影响(陶伟、倪明,2010)。

对于总体旅游而言,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均是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故总体旅游的需求模型通过整合入境旅游需求模型和国内旅游需求模型而得。各个省份拥有的旅游资源规模与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当地的旅游需求规模,由于中国旅游资源等级评定在研究区间(1999—2014)发生了改变(旅游资源最高等级由4A级转为5A级),且各省份不存在完整的官方旅游资源统计数据,故本文的模型中并未加入该变量。所幸的是,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有效地解决无法测量变量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更加有效。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 CEIC,其中,世界遗产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遗产网 UNESCO 和中国世界遗产网^①。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1999—2014年,共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容易对数据结果产生严重的影响,将其剔除^②。各变量的定义及基本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与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nINB</i>	入境旅游人数,取自然对数	6.787	1.525	1.115	10.460
<i>lnRECEIPT</i>	入境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取自然对数	7.922	1.725	1.939	11.562
<i>lnDOP</i>	国内旅游人数,取自然对数	8.817	1.153	5.075	11.000
<i>lnDORE</i>	国内旅游收入,取自然对数	6.177	1.411	1.509	8.970
<i>lnARRIVAL</i>	旅游总人数,取自然对数	8.838	1.154	5.088	11.002
<i>lnTINCOME</i>	旅游总收入,取自然对数	6.257	1.412	1.578	8.993
<i>WHSC</i>	世界遗产总数	1.327	1.477	0	7
<i>CULC</i>	世界文化遗产总数	1.068	1.298	0	7
<i>NATC</i>	世界自然遗产总数,取自然对数	0.421	0.844	0	4
<i>lnRGDP</i>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99年为基期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处理),取自然对数	6.414	1.106	3.176	8.822
<i>lnFDI</i>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取自然对数	7.147	1.878	-2.303	10.484
<i>lnROAD</i>	高速公路运营长度,取自然对数	11.17	0.905	8.350	12.643
<i>EXCH</i>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	7.443	0.853	6.143	8.278
<i>lnHOTEL</i>	星级酒店总数,取自然对数	5.622	0.797	2.079	7.069
<i>lnCAR</i>	汽车拥有量,取自然对数	6.432	1.339	3.043	9.386
<i>CPI</i>	消费者物价指数	102.2	2.320	96.70	110.100
<i>SARS</i>	2003年SARS的虚拟变量	0.0625	0.242	0	1
<i>CRISIS</i>	2008年经济危机的虚拟变量	0.0625	0.242	0	1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通过计算整理所得

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部分变量取对数进行分析,具体形式如下:

$$\ln DOMESTIC_{it} = \alpha_i + \beta_1 \ln RGDP_{it} + \beta_2 \ln HOTEL_{it} + \beta_3 \ln ROAD_{it} + \beta_4 \ln CAR_{it} + \beta_5 EXCH_{it} + \beta_6 CPI_{it} + \beta_7 SARS_{it} + \beta_8 CRISIS_{it} + \delta WHS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INBOUND_{it} = \alpha_i + \beta_1 \ln RGDP_{it} + \beta_2 \ln FDI_{it} + \beta_3 \ln ROAD_{it} + \beta_4 \ln EXCH_{it} + \beta_5 SARS_{it} + \beta_6 CRISIS_{it} + \delta WHS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世界遗产为多个地区联合申请,本文在统计处理上视为各地区均有该项世界遗产。

^②由于吉林省缺乏2010年对外投资的数据,本文通过插值法对其进行填补;青海省2000年对外投资数据为0,故将所有省份对外投资数值均加0.1,再取自然对数进行面板分析。

$$\ln TOTAL_{it} = \alpha_i + \beta_1 \ln RGDP_{it} + \beta_2 \ln FDI_{it} + \beta_3 \ln HOTEL_{it} + \beta_4 \ln ROAD_{it} + \beta_5 \ln CAR_{it} + \beta_6 EXCH_{it} + \beta_7 CPI_{it} + \beta_8 SARS_{it} + \beta_9 CRISIS_{it} + \delta WHS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进一步地,为了区分对待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影响,本文将世界遗产分为世界文化遗产(CULC)和自然遗产(NATC),并分别分析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影响。相应的回归方程如下:

$$\ln DOMESTIC_{it} = \alpha_i + \beta_1 \ln RGDP_{it} + \beta_2 \ln HOTEL_{it} + \beta_3 \ln ROAD_{it} + \beta_4 \ln CAR_{it} + \beta_5 EXCH_{it} + \beta_6 CPI_{it} + \beta_7 SARS_{it} + \beta_8 CRISIS_{it} + \delta_1 CULC_{it} + \delta_2 NAT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ln INBOUND_{it} = \alpha_i + \beta_1 \ln RGDP_{it} + \beta_2 \ln FDI_{it} + \beta_3 \ln ROAD_{it} + \beta_4 \ln EXCH_{it} + \beta_5 SARS_{it} + \beta_6 CRISIS_{it} + \delta_1 CULC_{it} + \delta_2 NAT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ln TOTAL_{it} = \alpha_i + \beta_1 \ln RGDP_{it} + \beta_2 \ln FDI_{it} + \beta_3 \ln HOTEL_{it} + \beta_4 \ln ROAD_{it} + \beta_5 \ln CAR_{it} + \beta_6 EXCH_{it} + \beta_7 CPI_{it} + \beta_8 SARS_{it} + \beta_9 CRISIS_{it} + \delta_1 CULC_{it} + \delta_2 NATC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2. 方法

根据个体影响形式,可将变截面面板模型分为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一般而言,当样本来自一个比较大的母体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当样本来自一个比较小的母体时,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究竟该采用何种模型,Hausman(1978)等学者认为,应该先设置为随机效应模型,因为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主要原因为:一是固定效应模型将个体影响设置为跨截面变化的常数过于简单;二是固定效应模型的设置损失过多的自由度。然而,随机效应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当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存在相关性时,将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先将模型设置为随机效应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比较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劣;随即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 F 检验对混合面板数据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判断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面板模型的优劣;最后根据两个检验的结果选择合适的模型作为分析的模型(高铁梅,2012)。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为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若接受原假设则应将模型设置为随机效应模型,若拒绝则模型应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在数据分析之前,需要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 LLC 检验方法对各经济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如表 2 所示),避免伪回归的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取对数之后均处于平稳状态,可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表 2 单位根检验

变量	统计量	p-值	检验形式	平稳性
lnINB	-3.7918	0.0001	(c,t,1)	Stable
lnRECEIPT	-3.1336	0.0009	(c,t,1)	Stable
lnDOP	-3.5467	0.0002	(c,t,1)	Stable
lnDORE	-3.0977	0.0010	(c,t,1)	Stable
lnARRIVAL	-3.6049	0.0002	(c,t,1)	Stable
lnTINCOME	-3.3937	0.0003	(c,t,1)	Stable
lnRGDP	-2.4246	0.0077	(c,t,1)	Stable
lnFDI	-7.3350	0.0000	(c,t,1)	Stable
lnROAD	-6.1924	0.0000	(c,t,1)	Stable
EXCH	-7.2352	0.0000	(c,t,1)	stable
lnWAGE	-3.2497	0.0006	(c,t,1)	Stable
lnHOTEL	-4.6850	0.0000	(c,t,1)	Stable
lnCAR	-4.1918	0.0000	(c,t,1)	Stable
CPI	-12.6237	0.0000	(c,t,1)	Stable

注:(c,t,k)分别表示漂移项、趋势项和滞后长度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通过计算整理所得

四、实证结果

本文对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及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展示和分析,主要探讨世界遗产对中国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影响,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在影响上的差异。

1. 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

以本文的数据为例,截至2014年,中国大陆已经成功申请47处世界遗产^①。其中,世界遗产总量(WHSC)、文化遗产总量(CULC)及自然遗产总量(NATC)^②的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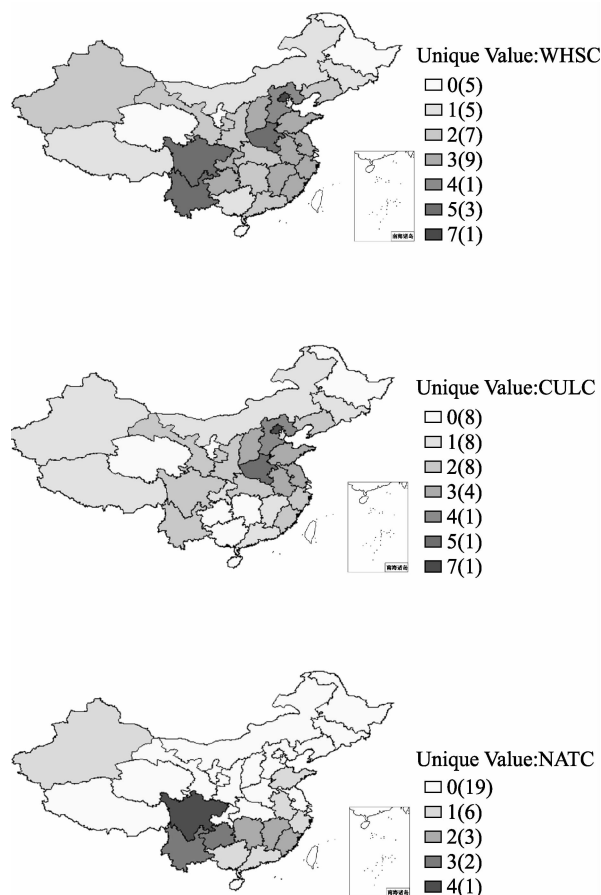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遗产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数据绘制

如图1所示,中国大陆各省份世界遗产的分布较为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和沿海东偏北部,且大多数省份的世界遗产数量低于4处。就2014年而言,仍有5个省份未成功申请世界遗产。从世界文化遗产的分布来看,文化遗产的集中度较为明显,形成以山东为核心的分布圈(北京的世界遗产拥有量最高,为7处),而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拥有量均较低。这一分布特征显然与中国城市文明中心的发展与转移存在密切的关系。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拥有量明显低于文化遗产。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高拥有量为4处,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大陆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大多数省份(19个)自然遗产拥有量为0。

^①数据来源:世界遗产中心(<http://whc.unesco.org/en/statesparties/cn>)。

^②中国有多处世界遗产为多地(省份)联合申请,对于联合申请世界遗产在数据处理上记联合申请省份各为1。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均包括文化自然双遗产。

综合上述分析,中国虽然世界遗产丰富,但以文化遗产为主,自然遗产面临的需求压力相对较大;且世界遗产的分布集中性特征明显,分布极为不均衡。因此,世界遗产在分布上的不均衡是否会直接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失衡很是值得关注。

2. 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影响

表3列出方程(1)~方程(3)的回归结果,分别估计了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总体旅游的旅游人数、旅游收入的影响。模型(1)~模型(6)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择,并直接展示其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影响

变量	<i>lnDOP</i>	<i>lnDORE</i>	<i>lnINB</i>	<i>lnRECEIPT</i>	<i>lnARRIVAL</i>	<i>lnTINCOME</i>
模型形式	FE (1)	FE (2)	FE (3)	FE (4)	FE (5)	RE (6)
<i>lnRGDP</i>	0.349*** (0.0863)	1.260*** (0.109)	0.754*** (0.106)	0.990*** (0.121)	0.281*** (0.0882)	0.912*** (0.0819)
<i>lnROAD</i>	0.222*** (0.0434)	0.159*** (0.0549)	0.162** (0.0720)	-0.0294 (0.0825)	0.204*** (0.0433)	0.0174 (0.0462)
<i>EXCH</i>	-0.282*** (0.0376)	-0.239*** (0.0475)	0.0566 (0.0500)	0.125** (0.0573)	-0.262*** (0.0372)	-0.299*** (0.0396)
<i>SARS</i>	-0.122*** (0.0335)	-0.116*** (0.0424)	-0.491*** (0.0610)	-0.519*** (0.0698)	-0.120*** (0.0331)	-0.146*** (0.0420)
<i>CRISIS</i>	-0.238*** (0.0404)	-0.220*** (0.0511)	-0.0597 (0.0607)	-0.0535 (0.0695)	-0.233*** (0.0397)	-0.237*** (0.0490)
<i>WHSC</i>	0.0747*** (0.0162)	0.0775*** (0.0205)	0.113*** (0.0295)	0.0762** (0.0338)	0.0678*** (0.0161)	0.0638*** (0.0189)
<i>lnHOTEL</i>	0.130*** (0.0370)	0.200*** (0.0468)			0.119*** (0.0365)	0.257*** (0.0426)
<i>lnCAR</i>	0.130*** (0.0362)	-0.0347 (0.0459)			0.153*** (0.0363)	0.0563 (0.0435)
<i>CPI</i>	0.00387 (0.00462)	-0.00397 (0.00585)			0.00424 (0.00455)	0.000344 (0.00563)
<i>lnFDI</i>			0.0886*** (0.0264)	0.100*** (0.0303)	0.0425*** (0.0145)	0.0500*** (0.0177)
<i>Constant</i>	4.255*** (0.746)	-2.143** (0.943)	-0.824 (0.972)	0.451 (1.113)	4.323*** (0.735)	0.423 (0.820)
R-sq	0.950	0.955	0.782	0.719	0.952	
Chi2						9265.5***
F	934.3***	1035.8***	226.6***	161.6***	864.0***	
F test	71.04***	36.95***	87.85***	84.81***	67.94***	35.21***
Hausman test	-29.93	36.20***	55.84***	14.85**	29.75***	0.41
Sigmaless	21.24***					
Sigmamore	20.58***					
# of province	30	30	30	30	30	30
Observation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注: *、**、*** 分别表示统计数据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通过计算整理所得

(1)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影响。表3中模型(1)~模型(2)给出了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显著,说明模型(1)的最优解释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国内旅游人数而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RGDP*)、交通可达性(*ROAD*)、星级酒店数(*HOTEL*)及出行的便利性(*CAR*)均对国内旅游人次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变量*EXCH*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汇率对国内旅游人数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当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国内旅游需求降低。变量*SARS*和*CRISIS*对国内旅游人次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且*SARS*的影响小于*CRISIS*的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物价指数对国内旅游人次的影响不明显。世界遗产*WHSC*的系数为0.0747,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世界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带动国内旅游人次增加7.47%。模型(2)的Hausman检验和F检验均显著,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解释模型。与模型(1)的回归结果类似,模型(2)中,变量*RGDP*、*ROAD*、*HOTEL*均对国内旅游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变量*SARS*、*CRISIS*、*EXCH*均对国内旅游收入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变量*CAR*和*CPI*的影响不显著。这就说明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同时,汽车拥有量仅对国内旅游人数存在积极的影响,但对国内旅游收入影响不大。相比较而言,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0775。该系数表明,世界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促进国内旅游收入增加7.75%。两者相比,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带动效应略高于其对旅游人次的带动作用。

(2)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影响。F检验和Hausman检验表明,模型(3)~模型(4)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的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RGDP*和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均对入境旅游人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经济活动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变量*ROAD*对入境旅游人次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了交通便利性对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均存在一定的的重要性。同时,虚拟变量*SAR*对入境旅游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系数为-0.49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传染性疾病事件对旅游存在重大的负面影响,影响程度达到50%左右,印证了旅游产业脆弱性的特征。但变量*EXCH*和变量*CRISIS*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汇率变动和经济危机事件对入境旅游人数影响不明显。经济危机影响的不显著性可能与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举办有关。就世界遗产而言,世界遗产与入境旅游人数的关第系数为0.11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世界遗产每增加1个单位,将带动入境旅游人数增加11.3%。模型(4)分析结果表明,变量*ROAD*对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交通的便利性仅影响入境旅游人数,但是,对入境旅游收入影响不大。变量*EXCH*对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12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变量*EXCH*对入境旅游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汇率每上升一个点,将促进入境旅游消费增长12.5%。比较汇率对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可知,汇率升高并不会促进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但会促进入境旅游人均消费的提高。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收入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系数为0.0762,表明世界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促进入境旅游收入增加7.62%,低于入境旅游人数的11.3%。

(3)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的影响。模型(5)中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显著,说明模型(5)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变量*RGDP*、*ROAD*、*HOTEL*和*FDI*均对旅游总人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人数的积极影响。变量*CAR*和旅游总人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该系数表明,汽车拥有量每增加1%,将会促进旅游人次增加15.3%,带动效应明显。这一结果说明了,随着私人汽车拥有量的提高,中国各地区旅游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变量*EXCH*对中国旅游人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影响力度较高。变量*EXCH*的系数为-0.262,说明*EXCH*每降低一个单位,将会促进中国旅游人次增长26.2%。这就意味着,虽然人民币升值将降低入境旅游消费,但总体上有助于促进旅游总人次的增加。虚拟变量*SARS*和*CRISIS*均对总体旅游人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重大事件对旅游人次的波动的影响显著。但是,变量*CPI*对旅游人次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对于各省份的旅游总人次而言,地区价格效应不明显。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的旅游人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系数表明,世界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带

动总体旅游人数增加 6.78%。

模型(6)回归结果与模型(5)大致相同。不一样的是,变量 *ROAD* 和 *CAR* 对总体旅游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世界遗产的系数来看,世界遗产和总体旅游收入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该系数为 0.0638,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世界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促进总体旅游收入增加 6.38%。相比较而言,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的旅游收入的带动效应略低于其对旅游人数的促进效应。

3.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影响差异

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本文仅将世界遗产划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化景观遗产;双遗产同时计入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具有不同的特征,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偏好,其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表 4 列出了方程(4)~方程(6)分析结果。

表 4 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对旅游影响的差异

变量	<i>lnDOP</i>	<i>lnDORE</i>	<i>lnINB</i>	<i>lnRECEIPT</i>	<i>lnARRIVAL</i>	<i>lnTINCOME</i>
模型形式	FE	FE	FE	RE	RE	FE
	(7)	(8)	(9)	(10)	(11)	(12)
<i>lnRGDP</i>	0.362 *** (0.0870)	1.239 *** (0.110)	0.754 *** (0.107)	1.088 *** (0.110)	0.418 *** (0.0752)	1.096 *** (0.110)
<i>lnROAD</i>	0.224 *** (0.0434)	0.155 *** (0.0549)	0.162 ** (0.0721)	-0.109 (0.0764)	0.164 *** (0.0400)	0.160 *** (0.0535)
<i>EXCH</i>	-0.275 *** (0.0380)	-0.249 *** (0.0481)	0.0566 (0.0503)	0.156 *** (0.0523)	-0.227 *** (0.0341)	-0.222 *** (0.0464)
<i>SARS</i>	-0.122 *** (0.0334)	-0.117 *** (0.0423)	-0.491 *** (0.0610)	-0.524 *** (0.0700)	-0.123 *** (0.0333)	-0.139 *** (0.0408)
<i>CRISIS</i>	-0.233 *** (0.0405)	-0.225 *** (0.0512)	-0.0598 (0.0608)	-0.0405 (0.0695)	-0.211 *** (0.0394)	-0.215 *** (0.0492)
<i>CULC</i>	0.0600 *** (0.0212)	0.101 *** (0.0268)	0.114 *** (0.0381)	0.0818 * (0.0418)	0.0610 *** (0.0199)	0.0938 *** (0.0257)
<i>NATC</i>	0.0963 *** (0.0228)	0.0554 * (0.0288)	0.116 *** (0.0421)	0.0515 (0.0471)	0.0885 *** (0.0222)	0.0496 * (0.0280)
<i>lnHOTEL</i>	0.124 *** (0.0374)	0.211 *** (0.0474)			0.109 *** (0.0354)	0.189 *** (0.0455)
<i>lnCAR</i>	0.130 *** (0.0362)	-0.0355 (0.0458)			0.132 *** (0.0354)	0.0134 (0.0447)
<i>CPI</i>	0.00345 (0.00462)	-0.00397 (0.00584)			0.00189 (0.00451)	-0.00356 (0.00561)
<i>lnFDI</i>			0.0882 *** (0.0266)	0.117 *** (0.0300)	0.0463 *** (0.0143)	0.0277 (0.0179)
<i>Constant</i>	4.170 *** (0.750)	-1.978 ** (0.949)	-0.836 (0.975)	0.388 (1.055)	4.055 *** (0.693)	-1.691 * (0.914)
R-sq	0.950	0.955	0.782			0.956
Chi2				1188.3 ***	8620.4 ***	
F	843.9 ***	935.5 ***	198.0 ***			874.3 ***
F test	72.88 ***	35.76 ***	87.03 ***	84.47 ***	69.71 ***	34.23 ***

变量	<i>lnDOP</i>	<i>lnDORE</i>	<i>lnINB</i>	<i>lnRECEIPT</i>	<i>lnARRIVAL</i>	<i>lnTINCOME</i>
Hausman test	33.10 ***	66.73 ***	18.44 **	10.85	19.40 *	53.73 ***
# of province	30	30	30	30	30	30
Observation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注：*、**、*** 分别表示统计数据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通过计算整理所得

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世界文化遗产对国内旅游人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 0.06,表明世界文化遗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将会带动国内旅游人次增加 6.0%。相比之下,世界自然遗产对国内旅游人次的影响系数为 0.0963,说明世界自然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会促进国内旅游人次增加 9.63%。模型(8)的回归结果表明,世界文化遗产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力度高于其对旅游人次的影响,影响系数为 0.101,并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世界文化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旅游收入将增加 10.1%。而世界自然遗产的国内旅游收入带动效应明显低于世界文化遗产。该系数表明,世界自然遗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旅游收入将会上升 5.54%。总体而言,世界文化遗产对国内旅游人次的影响低于世界自然遗产,但是,其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高于自然遗产的影响。

模型(9)的分析结果表明,世界文化遗产对入境旅游人次的带动效应明显高于其对国内旅游人次的带动效应(0.114 > 0.06),世界自然遗产对国内旅游人次的影响略低于其对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0.963 < 0.116)。模型中,世界文化遗产与入境旅游人数的回归系数为 0.114,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世界文化遗产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单位带动率为 11.4%。同时,世界自然遗产对入境旅游人次的影响系数为 0.116,说明世界自然遗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入境旅游人次将会增长 11.6%。模型(10)中,世界文化遗产对入境旅游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世界自然遗产的影响却不显著。世界文化遗产的系数为 0.0818,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世界遗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入境旅游收入将增加 8.18%。世界自然遗产的系数为 0.0515,但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不支持世界自然遗产对入境旅游收入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均高于其对入境旅游收入的影响(文化遗产:0.101 > 0.0818;自然遗产:0.0554 > 0)。

模型(11)的回归结果显示,世界文化遗产与总旅游人数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世界文化遗产对总旅游人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表明,世界文化遗产将促进旅游总人次增加 6.10%。相比之下,世界自然遗产的影响力度更大。世界自然遗产的系数为 0.0885,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世界自然遗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将会有效带动旅游人数增加 8.85%,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模型(12)中,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对总旅游收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世界文化遗产的系数为 0.0938,说明世界遗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将带动旅游收入增加 9.38%;相比之下,世界自然遗产的系数仅为 0.0496,说明世界自然遗产每增加 1 个单位,将带动旅游总收入增加 4.96%,低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讨论与建议

1. 结论

世界遗产对地区旅游和经济的发展以及遗产保护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世界遗产和旅游发展的关系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整合视角重新审视世界遗产的作用对于遗产地旅游经营者及管理机构的决策均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 30 个省市 1999—2014 年共 16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建模,结合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两方面的视角,比较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的影响。另外,为了进一步探析世界遗产类型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世界遗产细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分别考察这两种类型世界遗产对旅游发

展影响的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对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带动效应存在显著不同,该差异在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上进一步凸显,表明世界遗产对旅游影响的复杂性。

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人数的影响略低于其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但对入境旅游的人数效应显著高于其经济效应。从其对旅游的整体影响来看,世界遗产的总人数效应略高于世界遗产的总收入效应。二是将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本文发现,文化遗产的收入效应较强,而自然遗产的人数效应较高。三是进一步分析发现,不管是世界遗产总量、文化遗产或是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的人数带动效应均高于其对国内旅游人数的带动效应;而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的收入效应低于其对国内旅游的收入效应。

2. 讨论

与 Yang 等(2010)、Yang & Lin(2014)、Su & Lin(2014)、林玉虾等(2016)的研究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世界遗产能够显著提高遗产地的旅游吸引力,促进旅游人数的增加,提高当地的旅游收入。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也发现了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尤其是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

(1)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和价值标签效应。世界遗产是一种价值标签,同时,也是一种国际旅游品牌。价值标签突出了世界遗产的普遍和特殊价值,而国际品牌有助于提高遗产地的国内、国际知名度。本文发现,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和价值效应并不具有同等效力。研究表明,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的人数效应显著高于其收入效应,说明对于入境旅游而言,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高于价值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世界遗产的申请有助于遗产地旅游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但对于平衡国际外汇收支的力度相对较低。相反,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的人数效应低于收入效应,尤其是世界文化遗产,说明对于国内旅游而言,世界遗产的价值效应略高于品牌效应。也就是说,世界遗产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国内旅游经济的发展。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对于国内旅游者而言,大多数世界遗产在成为世界遗产之前已是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旅游资源,因此,在成功申请世界遗产之后,对其知名度的影响不大。相反,申请世界遗产强化了国内旅游者对遗产地价值的认知和认可,同时,提高了旅游者的支付意愿(Kim 等,2007;石惠春、杨二俊,2007)。故,世界遗产对国内旅游者的价值效应高于品牌效应。但从总体来看,世界遗产的人数效应高于收入效应。同时,研究发现,世界遗产的国内旅游人数效应明显低于入境旅游的人数效应。世界遗产的申请将会直接影响目的地的客源结构,提高入境旅游游客的比例。这一发现对遗产地旅游供应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遗产地旅游与保护。从世界遗产的综合影响来看,世界遗产对中国各省份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世界遗产的旅游发展带动效应。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的强化作用高于其对旅游收入的促进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遗产地更加注重遗产资源的旅游宣传,但是,对于遗产地旅游消费链的拓展和延伸相对滞后,故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的带动作用大于其对旅游收入的带动作用。从遗产保护的视角来看,世界遗产对旅游人数的带动效应略高于收入效应。然而,过多的旅游人数会对世界遗产造成一定的破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隐患。与此同时,世界遗产对旅游收入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遗产地发展旅游能够增加当地旅游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遗产地保护资金重要的补充来源(吴必虎等,2002)。但从长期来看,遗产地的旅游人数的增长速度将会超过旅游收入的增长速度。那么,这就存在一种可能:遗产地发展旅游带来的收益并不能弥补旅游人数增长带来的遗产地破坏。也就是说,过度发展旅游会导致旅游带来的正面效益低于其产生的负面效益。故遗产地发展旅游必须进行适当的管理和控制,从而最大化发展旅游的积极效应,使得负面效应最小化。为了更好地发挥遗产旅游给世界遗产保护带来的积极影响,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加强遗产地旅游管理是必要的(王凯等,2012)。特别是对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遗产地而言,由于旅游收入无法覆盖旅游对遗产的破坏,很有可能以破坏遗产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胡北明、雷蓉,2014;黄秀琳,2011)。

从区分的视角来看,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的遗产面临的遗产旅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对于世界文

文化遗产而言,文化遗产对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有实现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世界文化遗产对旅游收入的带动效应显著高于其对旅游人数的促进作用,说明文化遗产的旅游经济带动效应明显,能够较好地补充世界遗产保护所需的资金来源。从长期来看,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平衡遗产旅游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文化遗产在旅游收入方面突出的带动效应,说明世界文化遗产地拥有较广的旅游产业拓展空间,但是,也不能过分追求经济效益,造成遗产资源的破坏。相反的是,世界自然遗产的人数效应明显高于其收入效应。从长期来看,遗产地发展旅游带来的收入将无法补偿人数增加对遗产地带来破坏。这一现象可以从国内部分自然景区在旅游旺季出现游客滞留的现象中看出。

为什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发展旅游会面临不同的境况?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以五千年历史文化著称,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相比之下,自然遗产相对较少,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在相同的情况下,自然遗产需要服务的旅游需求更大,故其产生的人数带动效应更大,这一论断可从自然遗产的规模和分布中得到相应的支持;另一方面,现实中,文化旅游更容易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如文化纪念品的开发、舞台化产品的设计),但自然遗产地在建设旅游设施时经常受到保护的限制(例如,禁止建索道)。因此,不管从旅游人数还是旅游收入来看,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对旅游的带动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故针对不同类型的世界遗产的旅游发展策略应该有所区别。

3. 建议与不足

综合分析结果,本文给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首先,世界遗产的总人数效应高于总收入效应,说明世界遗产地要特别注意旅游人数过多带来的破坏。对于世界文化遗产而言,人数效应低于收入效应,说明文化遗产的旅游产业发展和延伸较为成熟与成功,提醒遗产地要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破坏遗产价值和真实性。自然遗产的人数效应明显高于收入效应,资金筹措力度较弱,同时,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压力。在保护遗产的价值和真实性的前提下,适当扩展旅游产业量,提高旅游者管理能力,从而实现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不同类型的世界遗产在旅游人数带动效应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遗产地管理机构及旅游经营商应该结合遗产地世界遗产申请前后做好管理和接待工作的准备。最后,文中发现,世界遗产的申请将会直接影响遗产地的旅游客源结构。世界遗产的入境旅游带动效应高于国内旅游人数效应,说明长期以往将会提高世界遗产地的入境游客比例。同时,林玉虾等(2016)也发现,世界遗产对不同客源的入境旅游市场的影响力度也不同。以上说明,遗产地申请世界遗产之后,客源结构将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当地的旅游经营商应该结合客源结构的改变趋势针对性的调整产品结构。

世界遗产的旅游收入是世界遗产保护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本文并未针对遗产地如何结合世界遗产的特殊身份进行恰当的旅游产业开发进行研究。同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遗产地管理机构如何保证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的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囿于篇幅限制,未来可结合具体的世界遗产案例地,对世界遗产这一类特殊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和方法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 [1] Aas C, Ladkin A, Fletcher J.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nd Heritage Manage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 (1): 28 - 48.
- [2] Alzua A, O'Leary J T, Morrison A M.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 Identifying Niches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ers[J]. *The 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998, 9, (2): 2 - 13.
- [3] Arezki R, Cherif R, Piotrowski J. Tourism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J]. *IMF Working Papers*, 2009, (9): 1 - 24.
- [4] Buckley R. The Effects of World Heritage Listing on Tourism to Australian National Park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4, 12, (1): 70 - 84.

- [5] Cellini R. Is UNESCO Recognition Effective in Fostering Tourism? A Comment on Yang, Lin and Ha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 (2) :452 – 454.
- [6] Cuccia T, Guccio C, Rizzo I. The Effects of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scription on Tourism Destinations Performance in Italian Region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3, (3) :494 – 508.
- [7] Hausman J A. Specification Tests in Econometrics[J]. *Econometrica*, 1978, 46, (6) :1251 – 1271.
- [8] Hugill P J. The Rediscovery of America: Elite Automobile Touring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5, 12, (3) : 435 – 447.
- [9] Huang C, Tsaur J, Yang C. Does World Heritage List Really Induce More Tourists? Evidence from Macau[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 (6) :1450 – 1457.
- [10] Kim J, Lee C, Mjelde J W.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The Case of Abenomic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6, (1) :1 – 18.
- [11] Kim S S, Wong K K F, Cho M. Assess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Willingness-to-Pay Determinants: A Case of Changdeok Pala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 (1) :317 – 322.
- [12] Li M, Wu B, Cai L. Tourism Developmen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 (2) :308 – 319.
- [13] Lim C.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Model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 (4) :835 – 849.
- [14] Mckercher B, Ho P S Y, du Cros H.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Hong-kong[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 (4) :539 – 548.
- [15] Moy L Y Y, Phongpanichanan C. Does the Status of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City Make a Destination More Attractive to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elaka[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44) :280 – 289.
- [16] Naude W A, Saayman A. Determinants of Tourist Arrivals in Africa: A Panel Data Regression Analysis[J]. *Tourism Economics*, 2005, 11, (3) :365 – 391.
- [17] Nyaupane G P. Heritage Complexity and Tourism: The Case of Lumbini, Nepal[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09, 4, (2) :157 – 172.
- [18] Page S, Song H, Wu D C.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Swine Flu on Inbound Tourism Dem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51, (2) :142 – 153.
- [19] Patuelli R, Mussoni M, Candela G. The Effects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Domestic Tourism: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for Italy[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2013, 15, (3) :369 – 402.
- [20] Poria Y, Biran A, Reichel A. Visitors' Preferences for Interpretation at Heritage Sit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9, 48, (1) :92 – 105.
- [21] Poria Y, Reichel A, Cohen R. Tourists Perceptions of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Its Design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5, (2) :272 – 274.
- [22] Ryan J, Silvanto S.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The Making and Management of a Brand[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09, 5, (4) :290 – 300.
- [23] Ryan J, Silvanto S. A Study of the Key Strategic Drivers of the Use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Designation as a Destination Brand[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4, 31, (3) :327 – 343.
- [24] Shackley M. *Visitor Management at World Heritage Sites*[G]. London: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6.
- [25] Smith M.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Global Accolade: The Significance of World Heritage Site Status for Maritime Greenwi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2, 8, (2) :137 – 151.
- [26] Song H, Li G, Wiit S F, Fei B. Tourism Demand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How Should Demand be Measured[J]. *Tourism Economics*, 2010, 1, (16) :63 – 81.
- [27] Su Y, Lin H.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s Worldwide: The Rol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 (1) :46 – 58.

- [28] Turner L W, Witt S F. Factors Influencing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urism Demand Analysi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Revisited[J]. Tourism Economics, 2001, 2, (1): 21 - 38.
- [29] van der Borg J, Costa P, Gotti G. Tourism in European Heritage Citi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 (2): 306 - 321.
- [30] VanBlarcom B L, Kayahan C.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Designation [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1, 6, (2): 143 - 164.
- [31] Wang Y. The Impact of Crisis Events and Macroeconomic Activity on Taiwan's International Inbound Tourism Demand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 (1): 75 - 82.
- [32] Yang C, Lin H. Is UNESCO Recognition Effective in Fostering Tourism? A Comment on Yang, Lin and Han; Repl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 (2): 455 - 456.
- [33] Yang C, Lin H, Han 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s in China; The Rol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 (6): 827 - 837.
- [34] Zhang C, Fyall A, Zheng Y. Heritage and Tourism Conflict within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Study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5, 18, (2): 110 - 136.
- [35]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 应用及实例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 [36] 何琼峰. 国内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区域格局 [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1, (10).
- [37] 胡北明, 雷蓉. 政府强权干预与遗产旅游地“公地悲剧”现象的治理——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治理经验为例 [J].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
- [38] 黄秀琳. 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门票涨价弊端及其解决路径 [J]. 昆明: 经济问题探索, 2011, (10).
- [39] 李颖, 高建刚. 人民币汇率变动、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J]. 广州: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6, (2).
- [40] 梁明珠, 鲍春晓, 徐晓倩.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的世界遗产项目开发保护与国际经验借鉴 [J]. 长沙: 经济地理, 2009, (1).
- [41] 林玉虾, 林璧属, 孙小龙. 世界遗产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差异——基于中国境外游客的群组分析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12).
- [42] 刘汉, 宋海岩, 王永莲. 入境旅游人数、收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基于混频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9).
- [43] 毛中根, 段军山. 汇率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述评 [J]. 北京: 经济学动态, 2011, (4).
- [44] 石惠春, 杨二俊. 我国西部世界遗产地门票价格变动对客源市场的影响——以甘肃省和四川省世界遗产地为例 [J]. 兰州: 冰川冻土, 2007, (2).
- [45] 陶伟, 倪明. 中西方旅游需求预测对比研究: 理论基础与模型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0, (8).
- [46] 陶伟. 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00, (5).
- [47] 王京传, 李天元. 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 冲突、调和、协同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2, (6).
- [48] 王凯, 黎梦娜, 葛全胜. 世界遗产地旅游企业环境行为及其驱动机制——张家界饭店企业实证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2, (7).
- [49] 吴必虎, 李咪咪, 黄国平. 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与旅游需求关系 [J]. 北京: 地理研究, 2002, (5).
- [50] 吴开军. 中国大陆省域旅游目的地品牌竞争力研究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6).
- [51] 闫颖, 张广海. 基于 CSSCI 文献分析的中国世界遗产与旅游发展研究进展 [J].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 [52] 杨效忠, 陆林.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研究述评 [J]. 西安: 人文地理, 2006, (4).
- [53] 于海波, 吴必虎. 国外自驾游研究进展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1, (3).
- [54] 于立新, 孙根年. 九寨沟旅游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 [J]. 北京: 商场现代化, 2006, (16).
- [55] 张广海, 赵金金.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5, (7).
- [56] 张薇, 黄黎敏.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型旅游产品培育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09, (12).

Tourism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its Impact on Heritage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Tourist Arrivals and Tourism Revenues in China

LIN Yu-xia, LIN Bi-shu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of study the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First,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tourism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are arrival effect and tourism economic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This is because too many tourists would impose pressure on the protec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but revenues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inance in protecting heritage sites. Second,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are interested in different tourism demand indicators. Tourism supplier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ourist arrivals, because the number of tourists would directly affect their supply. While, local governments and banke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ourism economic effect, which they can based on to make decision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was don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arrival effect and economic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nd compared their difference betwee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Third, inbound tourism and domestic tourism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bou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reate a positive image of heritage site and the country, and contributes to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s. In comparison, domestic tourism accounts for the main marke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is a best way to educate the valu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Yet, few scholars had paid much attentions to both inbound tourism and domestic tourism.

Utilizing annual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4,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domestic tourism, inbound tourism and total tourism as it pertains to both tourist arrivals and tourism revenue, and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effects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rld Heritage sites exert a notable influence over tourist arrivals and tourism revenue. Some differences are also found: ① The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domestic tourism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economic effect, but the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inbound tourism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economic effect. In total, the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s larger than the economic effect. ② Dividing World Heritage Sites int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we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effect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natural heritage sites, however, the arrival effect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s less than that of natural heritage sites. ③ In comparison, regardless of heritage type, the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inbound tourism is larger than that on domestic, and the economic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domestic tourism is less that on domestic.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esign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would increase the ratio of inbound tourists. Furthermore, the tourism consuming power of domestic tourists is larger than inbound tourists in total.

Some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provided. ① The total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exceeds total economic effect, indicating that the benefits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ritage sites may not cover the damage caused by excessive number of tourists, which is the situation faced by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However, an opposite situation exists 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s less than economic effect. In the long ru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revenues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cover the damage caused by tourism and be used to protect heritage sites, which lead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heritage sites. Yet,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over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over commercialization of heritage sites should be avoided in case of destructing the authenticity of heritage sites. ② The difference in the arrival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on inbound tourism and domestic tourism suggests that the increasing rate of inbound tourists is larg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domestic tourists after designation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As a result, the ratio of inbound tourists would change, and the tourism supply should be changed as well.

Key Words: world heritage sites; tourist arrivals; tourism revenue; market difference; preser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Z32, Z38

DOI: 10.19616/j.cnki.bmj.2017.09.009

(责任编辑:文 川)